

女巫的猫 著

nvwudemao

第一世，在圣殿焚烧的瞬间，他昏迷在了她的长剑之下，却不知道，她抱着他大声地哭泣……
第二世，拥有了十一的容颜，未曾得到她的爱，可是，在他被烈火焚烧刹那，没有注意到她坠落时眼角滑过的泪水……
原来，我们彼此一直拥有……

三生三世 傾君心

SANSHENG
SANSHI
QINGJUNXIN

(上)



粉丝眼中“最感动最爱的言情小说”
读者心目中“最难以超越的三生三世经典恋情”

百万人气作者 女巫的猫

最新作品2015重装上市！

寂月皎皎 伍家格格 夏日紫

鼎力推荐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三生三世
上

倾君心

女巫的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生三世倾君心 / 女巫的猫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9-08587-2

I. ①三… II. ①女…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066 号

三生三世倾君心

SANSHENGSA NSHI QING JUNXIN

女巫的猫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罗玉平 马春起

责任校对: 刘小燕 郑小石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37.5 字数: 705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8587-2

定价: 5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任务失败.....	1
第二章	如履薄冰.....	34
第三章	紧追不舍.....	70
第四章	动心动情.....	108
第五章	荣华夫人.....	136
第六章	金屋藏娇.....	178
第七章	君臣之隔.....	213
第八章	越爱越恨.....	244
第九章	子嗣秘密.....	276
第十章	心心相印.....	301



第一章 任务失败

“十一！”阿九赫然睁开眼，看到的竟是绣着红色牡丹的马车顶。

原来，之前发生的真的不是梦。

几日前，阿九和十一接到一项任务，只要盗得一枚千年玉玺，便可换回自由。

传言那是一枚被帝王鲜血染红的玉玺。据说，千年前有一位少年皇帝，继位不久将国家壮大，并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统一大陆六国。只是统一大陆三年后，那位帝王突然死在祭坛上。发现他时，他鲜血流尽却点滴未浸衣衫或滴落地上，所有鲜都凝聚在那块玉玺之中，那一年，他才二十五岁。

阿九没想到的是，任务出了意外，十一惨死，而自己怀揣着玉玺昏迷了。

可醒了过来时，却成了这个叫梅思暖的女子，而那块揣在她怀中的玉玺也消失了。昏迷前，她记得脑海中不断重复着一个女子的吟唱：为君舞一曲，许卿一世情。

阿九抬手揉了揉眉心，似乎那个帝王的名字就叫君倾舞。

身体还是一如几天前那样羸弱，只是，体力恢复了不少，看样子，今晚离开应该没有问题。

马车颠簸了一下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了女子叽叽喳喳的声音。阿九仍盯着马车顶，眼神空洞，而马车的帘子已经被人掀开。

夕阳之下，一张艳丽高傲的脸出现在眼前，看着阿九的杏眼含着几分不屑和嘲讽。

“哟，快来看，我们三大美人的病西施醒了。”那女子掩唇一笑，随即其他几个穿着华丽的女子也上前，看着阿九苍白无色的脸，跟着也哄笑了起来。

此行进京，共有七个女子，都是今年皇帝钦点入宫听封的女子。其中有将军、商贾、名门之女，总之相比起来，梅思暖这个被流放到北疆算不上官人家的女儿，自然会受到排挤。

在她们这几日讥笑的言语中，倒是听出来，这梅思暖因为面容尚佳，体质羸弱，被冠名三大美人——病西施。其实真若比较起来，梅思暖外貌根本就不如外面的几个女子，特别是刚才说话那个朱雪，她身上有一种过目不忘的张扬之美。然而，三大美人，却是梅思暖。阿九也想不通，只是闭上眼，懒得去理外面那群要进宫服侍同一个男人的女人。因为更想不通的是，路上照顾她的小丫头曾说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三次选秀了。

古代三年选秀一次，然而，这个皇帝却是一年选秀三次。

据说此皇帝，登基两年，荒淫暴敛，而且，被宠的女子多半不会超过三月。背景好的，会有封号，倒是锦衣玉食，不过，没有背景的，则是在冷宫中度过一生。其荒淫程度，可想而知。

“请主子们稍作休息，晚膳马上就备好。”一女子轻柔的声音传来，阿九睁开眼睛，看见秋墨匍匐着身子跪在马前，额头几乎贴在了地上。

看到秋墨，一群女子都厌恶地皱起了眉头。朱雪更是唾了一口，忙后退几步：“果然是低贱，用的奴都是最下等的月奴。”说完，便像是看到瘟疫一样躲开了。

月奴？！阿九目光微微一沉，更是注意到秋墨身子颤抖了起来。待她们都离开后，秋墨才从地上慢慢地站了起来，低头将一张干净的秀巾搭在自己的手上，隔着帕子去扶阿九。

阿九这才想起，秋墨这几次伺候她，都是拿着一张干净的毛巾，而且说话时，从来不敢看她，甚至行礼都和其他婢女不一样，必须整个身体都匍匐在地上。

“你隔着毛巾做什么？”阿九将帕子丢开，冷冷地看着秋墨。

秋墨并不是梅思暖的丫鬟，只是在莫州见到这个她时，梅思暖已陷入昏迷，听闻侍卫说梅思暖随行的丫鬟感染风寒被遣送了回去，临时让她来伺候这位进宫听封的女子。

这是第一次听到醒后的梅思暖说话，声音因为体弱，低浅轻飘，却是冰冷至极，还带着一丝让人生寒的冷冽。

秋墨恐慌地跪在地上，几乎要哭出来：“梅小姐，奴是最下等的仆人，不能直接碰触小姐们的身体。”

最下等？低贱？阿九浑身血液一冷，胸口传来一阵烦闷，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自己和十一在青衣楼过的那些日子——似乎，也是被人这么骂的。

“世界上没有上等人，下等人。起来，咳咳咳……”阿九厉声道，然后将秋墨从地上拎了起来，直接走进专门接待进京的受封女子的院子。心中也不免懊恼这梅思暖身体实在是有些弱。

院大门的两侧站着八个持刀的男子，而院子里，几乎是三十步一个守卫，还有巡逻的护院。阿九记下了人数和他们的方位，刚要走进小院子，又听到了朱雪的声音。

“大胆，这是本姑娘要的人，你们也敢带走！”朱雪一脸怒意地指着一个大夫模样的人对身前的大刀卫士大骂了起来，“你们敢带走，本小姐倒要看看你们头上有几颗脑袋。”

阿九认出了那大夫，那是皇帝特意为秀女选配的几名随行医者，其实，一路上，也就是朱雪的私人医生。

现在有人竟然带了侍卫来要人，看来，身份也不简单。

果然，带头的侍卫不卑不亢地道：“姑娘，碧公子路过此处，需借人一用。”没等那侍卫说完，朱雪顿时一惊，眼中闪过一丝欣喜，声音也柔和了几分：“你说的是景一碧，碧公子？”

其身后的几个女子红着脸，期待般地看那带头侍卫。

“姑娘，我等之人岂是能直呼碧公子名讳的？！”那侍卫声音冷一分，似乎有些急，也不再理有些失神的朱雪，带着大夫直接朝阿九这边走来。

阿九这才看清那侍卫的脸，轮廓清晰，星眸剑眉，皮肤微黑，走路毫无声息，再看他走路的姿势，左手下意识地放在腰间，呈半握形。阿九了然，此人是用刀高手，而且还是左撇子。

侧身，为他们让出路来，待那人疾步走开，阿九才回头看向他们，神色未变，心中却纳闷：明明不认识，为何那个人走到她身前，步子会停滞了半拍？

而这个景一碧又是何人，向来嚣张的朱雪吃了这么个大亏，竟然都吞了下去，实在不是她的风格，然而这个已经不再是阿九要思考的问题。

十一说，九儿，自由地，是要她自由地活着。

入夜，阿九换上了刚刚夺来的男装，草草穿上，然后翻身跃上了高墙，避开了巡逻的侍卫，却是差点忍不住咳嗽出声。

梅思暖这到底是得的什么病，稍微动一下，就觉得肺部灼热地疼。

西北风？阿九冷眼看了看朱雪她们所居住的小院子，俯身猫腰从高墙上跑过，不做任何停留。

风中有火药的味道，凭着杀手的直觉，不消半个时辰，这里必然一片火海，看来，有人盯上了这里。但是她是杀手，只会杀人，不会救人。

终于到了外墙，阿九看了看亮着灯的小屋，这么晚了，莫非还有人在厨房？正纳闷，厨房门推开，却是看到秋墨端着碗走了出来。

刺啦！杀气从院外呼啸而来，直刺后背！阿九旋身落入院内，便见一支燃烧着



的箭钉在厨房门板上。

秋墨吓得尖叫一声，抬眼看到了落入院中的阿九：“梅小姐……”

另外十几支箭跟着飞来，阿九上前抓起几乎吓瘫的秋墨：“可有后门？这儿快燃起来了。”

“有，有……”秋墨点点头，抱着手里的碗，带着阿九绕过厨房，果真看到一个小门。

很快院子里发出了厮杀救火的声音，到处一片混乱，隐隐可以听到女人的尖叫声，而阿九已经绕出了大院。

阿九从怀里掏出几块价值不菲的玉佩丢给秋墨：“拿着它们，离开这里。”

秋墨一惊，看着阿九就要跟上去，泛着寒光的匕首落在了秋墨脖子上，阿九沉声：“不想死在我手下，就滚远点，带着这些玉佩够你过一辈子了。”

“奴没有地方可去。”秋墨抱着手里的碗低声说道。她说的是奴，连婢女都不是。

“你碗里是什么？”

“是梅小姐您的药。”

阿九眉尾一挑，病态苍白的脸仍旧没有一丝表情，眼中冷漠如初，只是收回了匕首，转身没入林子里面。

头顶一轮残月没入云中，周围漆黑异常，阿九俯身将耳朵贴在地上，眸色一凛——身后竟然有三路追兵，而且皆全副武装。应该不是追她，但是，她清楚自己根本无法在追兵来之前离开这个林子，反而会成为替死鬼。

麻利地攀上了头顶一棵大树，血腥味竟然已经弥漫了整个林子，而片刻，原本漆黑的林子到处都亮起了火光。

“不要活的，只要人头。”

几百支羽箭飞驰而来，当即挡住了最前方逃离的一队人和护着的一辆绣着白徽的马车。马车做工精致，车轮和车厢都镶铁，甚至马都是难得一见的汗血宝马。

马车前面有十三个护卫，穿着蓝色的粗布衣服，但是身形都高大魁梧，显然都是练家子。他们围成圆圈护着马车，只是唯有一个男子，身形偏瘦，笔直地坐在白马之上，犹如傲松，因为背对着阿九，无法看清他容貌。

他手中并没有兵器，而且看他的位置。阿九心里一惊，此人，也是在保护之中，甚至很可能是这群人真正保护的人。

“碧公子，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离开了？”一个骑着黑马，手拿长枪的男子冲到马车前面，指着马车猖狂大笑起来。

碧公子？就是那个让朱雪都失神的男子，景一碧？

阿九不由得看去，想知道这个景一碧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刚好，马车的帘子掀开了，里面传来一道略带慵懒的声音：“这位大侠锲而不舍地从林江追到这里，那能否告诉在下，景一碧这颗头颅这一次又值多少黄金？”

这道声音让阿九只觉得呼吸一滞，仿佛置于梦中——这声音竟和十一如此相似。

那追杀的男子显然没有料到景一碧如此淡然，愣了片刻说：“黄金一万，白银十万。”

“黄金一万，白银十万？”马车中的景一碧轻轻笑了起来，似乎带着点自嘲，“景一碧倒是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这么值钱啊。也不知道是哪位，竟然如此大手笔？”

“少废话，兄弟们给我上。”

黄金一万，白银十万。在君国，一两黄金就够普通百姓过上富足的一年了。

那粗狂男子长枪一扔，竟然瞬间将马车车顶掀开，与此同时，包围他们的数百杀手，犹如潮水般涌了上来。

那一刻，扬起的白色纱帘后面，安静地靠着一个清秀的男子。黑发如墨，白衣似雪，映着刀光剑影的竟是一张美似桃花的倾城容颜。那双带着嘲意，却又悲伤的风目漾着一泓淡蓝，让左眼下那颗泪痣显得华美无比。

“十一……”阿九双唇颤抖，呆呆地看着马车里的那个人，怎么也缓不过来。

“保护公子离开。”之前那左手用刀的侍卫大喝一声，将景一碧丢上一匹白马，指挥着众人冲出去。

景一碧刚上马，偏头看了一眼一直都骑在白马上男子，发现对方脸上一如既往地浅笑。

“我就知道，这一路，就该分开走啊。”那男子声音异常干净，还带着一点漫不经心。

的确，虽然这群人穷追不舍，然而，每人要抵挡十几个高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主，这里不安全，赶快离开吧。”此时，另外一个侍卫上前，对白马上男子低头禀告。

男子微微挑眉，扬起马鞭，犹如一阵风一样和景一碧冲了出去。

几匹马果真轻松地冲出了包围，景一碧和白马男子分别带着两个随从，从另外

一边绕开，打算彻底甩开这群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前方一阵冷风。前面的侍卫大喊一声：“小心。”却不料一张大网从天而降，竟然同时将几匹马给生生套住，几个人连人带马摔倒。

此时，原本面带笑容的男子脸色都变了一下，惊讶地回头看着景一碧：“难道还有？”

景一碧略点头，眸底已经有了担忧之色：“或许比我们想的还要多。”

话语间，南北两个方向竟然同时冲出来两拨蒙面人。

场景突然，双方都是一愣，似乎都没有料到竟然还有人抢“生意”。

愣了片刻，再看看被套在网中的人，双方一时不知道该杀了网中的人还是先把对方搞定。就在愣住的片刻，几个火球从天而降，恰恰落在了双方人群里。现场当即一片混乱，双方不宣而战。

与此同时，一个黑影趁乱骑马冲了过来。长枪一挑，将网子掀开。“一碧，取你人头的又来了。”那被称为主的男子以为是之前那拨人，却不料一个清冷的声音朝景一碧喊去：“十一，快走。”

景一碧循声看去，只见一个身形娇小的蒙面人骑在马上，因为火光大无法看清对方的眼睛，只觉得声音有点冷，还有些虚弱。

身后有人持剑而来，那人手腕不过一转，头也没有回，长枪精准地刺入偷袭者的咽喉，寸离不差！动作干净而残忍！拔出来的瞬间，鲜血溅在景一碧雪白的衣衫上，景一碧身子一晃，晕眩了起来。

“喂！景一碧，你敢在这个时候晕血！”男子看景一碧白了脸色，毫不客气地拍了拍他的脸。

阿九一看，顿时皱了皱眉头，而此情此景，唯有离开才安全。她跳下马，干脆将两个人一并丢在自己的马上，自己则骑着另外一匹马紧跟而上。

就这样被扔了上去，脸碰到了马背，男子厌恶地皱起了眉头，恼怒地瞪着阿九。

后面追兵紧追不舍，阿九对男子道：“下马，背着他跟着我。”

男子一惊：“你说什么？”

阿九目光落在追兵方向，不耐烦地说：“不想死的话，就背上他跟我走。”“你让我背他？”男子冷笑了起来，转身重重地拍向景一碧的脸，“景一碧，你给我醒过来，这个人竟然想要我背你。”

手还没有碰到景一碧，阿九竟然闪了过来，扣住了他的手腕：“你再碰他，小心我砍了你的手。”

如此近距离，阿九也终于看清了这个男子的面容。

那人一头青丝仅用白玉簪子挽起，粗布衣衫，身上没有任何配饰，然而，在看清他面容的那一刻，阿九却只能想到这个词——荣耀秋菊，华茂春松。

精致的五官，深邃而完美的轮廓，浅笑的薄唇，还有在月光之下闪着妖冶光芒的深邃。

如果说十一身上有一种灵秀之姿，那这个人身上则散发着一一种任何人都不会有的高贵和霸气——灼灼其华，妖娆横生。

景一碧才从那鲜血中缓过神来，已经看到阿九将君卿舞的手反压在了马背之上，眼中带着杀意，而且君卿舞脸色也十分难看，他生性有洁癖，本讨厌不熟悉的人碰触，更何况还被阿九丢在了马背上，此时又被这样威胁对待，看着阿九的眼神，也几乎是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段。

景一碧忙上前向阿九道：“今晚感谢公子相救，不知道公子贵姓？今日救命之恩，来日定当重谢。”

阿九一愣，呆呆地看着有着和十一一模一样的面容的景一碧，声色有些悲戚：“我叫阿九。”果真是不认识了，或许，只是碰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人。但是，为何连眼下那颗泪痣都一样？

君卿舞厌恶地甩了甩被阿九碰触过的手，冷笑地看着景一碧：“景一碧，你一颗人头价值黄金一万，白银十万。国库空虚得很，看来要用你的人头救急了。”

景一碧莞尔一笑：“主上，我倒觉得有一半的人也是冲着您来的。”

话一落，阿九低声道：“不好，他们又追来了，一匹马已经受了伤，所以……”说着，翻身上马，目光却意味深长地看着君卿舞。

“你什么意思？”君卿舞心中突然有些不安。这个叫阿九的人，眼神实在有些讨厌。

“什么意思？既然这些人是冲着你来的，那就麻烦你引开他们了。”说完，阿九飞快地拉住了景一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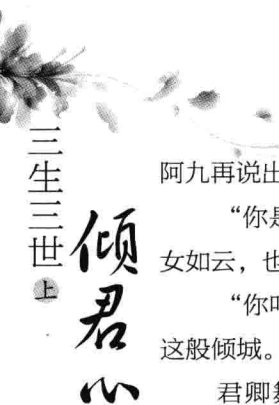
“意思就是你要丢下我，而救他？”君卿舞唇角勾出一丝浅笑，“你可知道他是谁？我是什么人？”

“他是谁？我知道！至于你……”阿九打量着君卿舞，哼道，“我没兴趣知道。”

阿九话一落，君卿舞和景一碧都震惊在原地。

风冷冷吹过，或许是幻觉，阿九注意到君卿舞眼瞳闪过一抹妖冶的紫色，却是瞬间而逝。

“皇上，您先走吧。”景一碧对此事也有些无可奈何，只得先暴露身份，免得



阿九再说出什么气死人的话。

“你是皇上？”阿九细眉一挑。这个竟然是传言中那个一年选秀三次，后宫美女如云，也就是她进京要嫁的男人？！

“你叫什么名字？”她倒是没有想到，这个传说中荒淫无度的昏君，竟然长得这般倾城。

君卿舞眸色一凛，却是轻笑了起来：“这世上，你是第一个敢问朕名字的人。”

景一碧担忧地看向阿九，君卿舞这样的笑，其实意味着他对阿九起了杀意。

“君卿舞。”

君卿舞，君卿舞，卿舞，为卿舞一曲，许君一世情……

隐隐中，似乎看到了那个女子，站在水榭台上，长发红衣。

“你说你叫君卿舞？”阿九跳下马，走近了君卿舞，双瞳紧紧盯着他。

“你觉得这个天下，还有几个君卿舞？”他勾唇，傲然如松地立在原地，青丝飞舞，亦深深地打量着阿九。

娇小的身子，头发和面容，甚至眉毛都被黑布遮住，露出一双异常冷漠的眼睛。

这双眼睛不管看什么都没有一丝波澜，只有君卿舞余光看向景一碧。

年轻的帝王，血凝的玉佩，因为怨念和执着能转换时空！

他若真是君卿舞，那一定有那块玉佩，说不定，她能带着十一回去。

“九公子，你要做什么？”景一碧忙喊道，已经看到阿九和君卿舞交起手来。

她动作敏捷，闪行的动作犹如魅影，几乎难以看到她的招式，但是却不见她攻击；而君卿舞也并未出手，只是随着阿九的动作闪躲，想看看这个人到底要做什么。

“朕将你碎尸万段！”片刻，君卿舞眼中突然闪着火焰，景一碧看去，那阿九的手竟然摸向了君卿舞的胸前，不过一瞬，就摸遍了他周身。搜身动作之快，令人惊叹。

与此同时，一道雪色的剑光从君卿舞袖中抽出，映过景一碧淡蓝色的眼眸，划出一道华丽而优美的弧线，却是杀气横卷。

景一碧微眯着眼，看着脸色煞白的君卿舞，脑中百转千回。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失控险些抽出“月光”。阿九手臂上隐隐作痛，那凌厉的杀气几乎让她后退几步，虽然君卿舞手中没有剑，然而刚才她已经瞥见了那柄藏在他袖中的软剑，更可气的是在君卿舞身上并没有找到那块玉！

此刻，追兵越来越近，她亦不多想，骑上马，手伸向了景一碧：“十一，我们



走。”

景一碧后退一步站到了君卿舞旁边，朝阿九抬手行礼：“九公子救命之恩景一碧感激不尽。但是景一碧身为臣子，自当保护皇上的安全，岂有离开之说？还请九公子先行离开吧。”她眉眼一弯，对君卿舞道：“皇上，刚才草民有眼不识泰山，还请皇上不要怪罪，请上马，容阿九送你离开。”

说着转手倒将君卿舞拉上了马。

景一碧一时没反应过来，已经看见阿九骑着马带着君卿舞策马离开。只是很快景一碧脸色惨白，那阿九怎么会是救君卿舞，她分明是带着君卿舞冲向了追捕他们的人！

君卿舞坐在前面，阿九可以闻到他身上独有的龙涎香，而此时，被拽上来的君卿舞看到阿九策马的方向，反而异常平静。

“你还真敢用朕来引开追兵！”

“皇上果然聪明，一眼就看出来阿九的用意。”她毫不吝啬地赞叹。

追杀他们的人果真看到了两人，蜂拥冲了过来。

“如果朕死了，那你就是弑君，会被诛九族。”

“那真是抱歉了，阿九没有九族。”

“你因为救景一碧而用朕当诱饵，你说，他会脱得了干系么？”他回头看向她，眉眼带笑，映着隐隐的紫色，竟有那么一丝说不出的邪魅。那一刹那，仿似无数紫色的烟火落入他双瞳之中，燃烧出层层光晕，是一种迷幻般的美丽。

阿九凝目，看着身前这个历史上据说二十五岁便会死去的帝王，胸口猛地一沉。却听到他勾唇揶揄：“是不是所有的杀手都是这般冷漠的表情？”

果真沉得住气，身后无数支箭擦身而过，几次险些穿过他们的身体，追兵越来越多，而君卿舞竟然还有心思“调戏”。

阿九眉眼一弯，睫毛闪耀，眼中掠起他未见过的笑意，犹如翩鸿掠过湖面，潋滟而惊艳。一时间，本来面带笑容的君卿舞脸上竟然有一丝错愕——这个杀手笑得太妖冶。

阿九双手放在他背上，在他耳边低声笑语：“错，当杀手完成任务时，她就会笑。”

她现在的任务，就是将他推下去，当挡箭牌。

“你敢！”

“我敢。”她笑道，语气却是认真。

“弑……”

“弑君吗？”阿九挑眉，打量着君卿舞，“如果你真是君卿舞，那么此时就算我把你推下去，你也死不了。”

“为何死不了？”身后追兵上百，都持武器，飞驰而来的铁箭随时都可以将她们射成马蜂窝。这个该死的阿九竟然说死不了。

“因为，你的死期不是今日。”说完，她毫不客气地将他推向了追兵方向，与此同时，甩出一条细丝，缠住了头顶的参天大树，身子犹如鬼魅一样滑游而上，瞬间消失。

若你真是君卿舞，那你应该死在六年之后。

君卿舞身形在空中一个旋转，似鹤一样无声地落在地上。袖中的剑气进出，银白色的光瞬间斩断身后掠驰而来的羽箭，追兵惨叫倒地。

纷飞的红叶之中，他负手而立，衣袂翩翩，青丝如歌，手中没有剑，却如一抹肃杀的北风，天寒地冻地屹立在尸体前方。面对那可怕的杀气和如松傲立的背影，追兵猛地停步，竟无人敢再上一步。

他斜长的凤目看着阿九消失的方向，唇不由自主地勾起，犹如一朵即将绽开却危险至极的罂粟花。

你的死期，不是今日……

不是今日，那该是何日？

身后惨叫再度响起，空气中血腥扑面，瞬间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君卿舞这才缓缓回头，已经看到自己的两个贴身侍卫找了过来，跟随他们身后的是鲜红铁衫的护军，而两侧全是倒下的杀手。

“左倾，护驾来迟。”

“右名，护驾来迟。”两个青衣男子跪在地上，低声道。

君卿舞并未看他们，只是摆手，然后回身继续看着阿九消失的地方，目光幽冷。

“皇上，这些人如何处置。”左倾上一步，轻声问道。

修长干净的手，横向往外一抹，俊美的脸冷漠且残忍。他转身踱步上了迎接他的马车，到了门口，却赫然停住：“可知道，君国有一个叫阿九的杀手？”

左倾和右名面面相觑，心中一惧，同声道：“卑职这就去查。”

阿九从巨石后面走出来，看着君卿舞离开的方向。

她认得君卿舞做的那个手势——杀立决，相比起逃亡中看似贪生怕死，功夫差劲像任由她摆弄的君卿舞，这个下杀立决的才是真正的君卿舞——残忍而无情。



阿九长舒了一口气，刚走出一步，手臂突然传来一阵锐痛。

撕开衣袖，手臂竟然一道血痕——君卿舞刚才袖中的杀气。

阿九扯下面巾，勾起一丝笑。

此人藏得果真之深，连功夫都掩藏住了。

草草地包扎好伤口，阿九奔向原本景一碧所在的方向，然而那里已经没有了任何人。

“十一……”她心中一空，声音有些颤抖地喊了起来，寻了一圈，却是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而周围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倒是来了辆马车，看车辙的痕迹，走得并不急。

黑暗之中，有河水淌过的声音，阿九走过去，低声清洗伤口，却是一个踉跄，歪倒在地，口中溢出一口腥咸——梅思暖的身体，根本就经不起她折腾。

“梅小姐。”一人上前将她扶住，阿九回头一看，竟然是全身脏兮兮的秋墨。

秋墨惊恐地看了一眼阿九，还是鼓起勇气默默地帮她清理伤口。

“你怎么还在这里？为何不带着钱离开君国，留在这里被人当奴？”阿九声音依旧冰冷，按理说，秋墨见过她身手和容貌，就不该再活着，奇怪的是自己却放了秋墨。

“秋墨是月奴，身上有月奴的标记，若是逃了，被抓回来，恐怕……”秋墨垂下眉，声音有一份凄然，“其实在君国月奴的待遇已经很好了，虽然被当作最低等的下人，但至少不会被人当玩物。”

“月奴？你不是这个国家的？”

“不是。我们本是月离国人，但是百年前，月离国破灭，被六国占领。从此，月离国人便成为奴，甚至在其他国，因为容貌，男女都被当作玩物。”秋墨的声音在哽咽，带着难以言喻的无助。

阿九背靠在冰凉的石头上，袖中的手已然握成拳头。第一次看见秋墨的时候，自己称因为那掩藏在卑微之下的美丽而震惊，皮肤白皙如雪，透着婉约和秀美，异于常人。

男女为玩物……她闭上眼睛，那些痛苦不堪的记忆再度涌在脑海里。她的尖叫，十一的哭声。

“咳，咳，咳……秋墨，你可知道景一碧，碧公子？”

月离国灭亡之后，如今六国平分天下，而君国就有三大美人傲居六国——要进

宫封妃的梅思暖，如今的荣贵妃莫海棠，曾因为一曲舞姿而名动天下的歌姬——苏眉。

三个女子都绝艳天下，名动六国，然而，却传言三人之首的苏眉容貌稍微能与少年成名、风姿绰约的景一碧，碧公子相提并论。

景一碧业精六艺，才备久能，智慧天下，是君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丞相，也是如今君卿舞最信任的重臣，然而见过他真容的人极少，却传言他有一双极其漂亮和罕见的双瞳，宛若秋蓝。

是啊，阿九微微一笑。十一有一双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

阿九赫然睁开眼，看向身后，发现秋墨抱着一捆干柴紧张地跑了过来：“梅小姐，他们来找你了。”

阿九将手放在地上，肺部的疼痛传来，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

秋墨说得不错，有一车队朝这边走来。

阿九低头，发现身上披着秋墨的外套，伸手将衣服摘下，还给了秋墨，才发觉不仅是肺部疼，就连手臂也疼得钻心。

“我换一身衣服，就在这儿等他们。”

昨晚她想通了，这一次来到这里，并非总是机缘巧合。君卿舞、玉珮还有那个和十一长得一模一样的景一碧……她必须了解清楚，而唯一的方法还是入宫，这样一来，也能得到君卿舞的玉珮，也能靠近十一。

将换下的血衣烧完，背后便传来了车轱辘的声响。

秋墨扶着阿九站起来，看到几辆崭新的马车停在了面前，而朱雪美艳的脸从里面探出来。目光落在阿九脸上时，眼底闪过一丝惊诧和敌意，不过很快，又被那如花似的笑掩盖了过去。

“哎呀，思暖妹妹，我们可是找到你了。”

朱雪从马车上跳下来，热情地拉住阿九的手，一脸关怀似的打量了阿九一番：“看到思暖妹妹安然无恙，我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看到朱雪，秋墨惊恐地想要下跪，被阿九一个眼神挡了回去。

思暖妹妹？和朱雪接触以来，她向来对梅思暖都是冷言冷语。突然这么热情，自然是在演戏给某人看吧。

目光落在了最后一辆马车上，竟然看到景一碧从里面出来。

“十一……”阿九微微失神，突然感觉被朱雪握着的手一阵生疼。“思暖妹妹，你不知道昨晚我们到处找不到你，可把我们急得，你看这会儿，碧公子都亲自来找你了。”

对方嫣红的指甲都掐进了自己的手心，阿九反手紧握朱雪的手，对方当即疼得面色青白。

阿九微笑：“雪姐姐，让你担心了，是妹妹的不对。”

只要她愿意，朱雪的手立马就会残废。

“朱雪姐姐，我看你脸色不好，昨晚恐怕没有休息好，你先回马车休息一下。”说着，阿九手又是一用力，朱雪疼得差点没哭出来。再看阿九，对方眼神冷如寒冰，杀气凌厉。朱雪心中一怕，忙抽回手，但是看阿九的眼神，却多了一丝狠毒。

“梅小姐，昨晚让您受惊了。”

景一碧一身雪白的衣衫，沐着秋日的晨曦，静静地站在阿九身前，他眉目如画，轮廓完美而柔和，映着一泓静蓝的眼眸温和地看着她。

然而，这笑，却是分明写着陌生和疏离。

“无碍，只是当时看到火吓了一跳，带着秋墨就跑了出来。现在还劳烦碧公子，梅思暖实在抱歉。”

不知道为何，自己的声音有了那么一丝颤抖。

十一，真的不是你吗？

秋墨怔怔地看着面前宛若天人般的景一碧，直到身边侍卫一声冷呵斥，她方才醒悟，慌忙跪下，整个身子都匍匐在了地上，身体因为害怕而颤抖。

在六国，任何月奴都不得站着、抬头，更不能直视官员，甚至在楚国，还会被挖去双眼。虽然君国并没有此刑罚，然而月奴也是不可以这般违纪。

阿九眉头一皱，弯腰想去拉秋墨，便听得景一碧道：“梅小姐，还请上马车，领你们入宫的嬷嬷已经等候多时了。”

“碧公子，小女子有一个不情之请。”

“梅小姐，您但说无妨。”他声音很轻，犹如风中飘浮的羽毛，看着她的眼神专注。

“小女子一直以来身子不适这边气候，秋墨体贴细心，我想将她带入宫中。”话一落，他蓝色的双瞳闪过一丝难言的惊讶，甚至于，另一个坐在马车里，闭目小憩的人，都微微睁开了隐有紫色的斜长凤目。

“梅小姐，这个恐怕有些为难。”

“难在何处？”她直直地看着景一碧，坚定地问道。

“因为月奴没有资格进宫。”

说完这几个字，景一碧微微一偏头，避开了阿九的注视。

“为什么？”